

抗戰中的貴州將士

貴陽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一輯



2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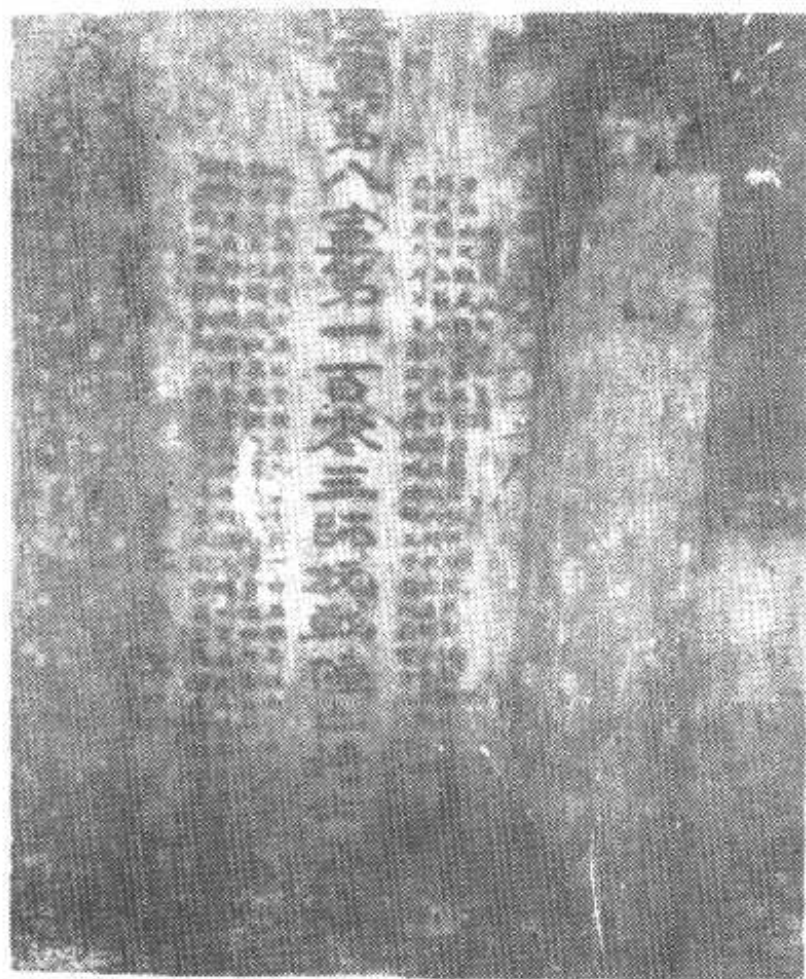


抗战中的贵州将士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六月编

陆军一百零三师抗战将士公墓



第一〇二师师长柏辉章



三〇四团团团长陈蕴瑜



主 编 章德华

副 主 编 朱崇演

责任编辑 黄鹤普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贵州省期刊登记证第086号

贵州省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印刷厂印刷

定价：1.00 元

目 录

参加抗日战争的回顾·····	王伯勋遗稿 (3)
我所知道的贵州参加抗战各师概况·····	牟龙光 (9)

※

※

一〇二师抗日作战纪实·····	刘铁轮 (25)
我在一〇二师的片断回忆·····	刘正材 (51)
记武汉保卫战·····	万式炯 (57)
武汉会战中的陆军第一〇三师·····	王光炜 (69)
一〇三师在武汉外围抗战纪实·····	赵 旭 (77)
一〇三师在滇西攻击松山日寇的回忆·····	陈一匡 (89)
三〇九团夜袭松山三一二〇高地·····	滕兴成 (100)
何知重将军生平·····	何 麟 (103)
一四〇师参加晋南及台儿庄会战的回忆·····	李祖明 (110)
我在一四〇师参加抗日作战经过·····	戴泽堃 (120)
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回忆·····	牟龙光 (130)
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	许俊陶 (138)
毛定松师长抗日战争中二三事·····	程奎朗 (141)
一二一师抗战八年回忆片断·····	姜克定 (147)
参加一二一师抗战的回忆·····	武馨维 (155)
武汉会战田家镇战役的回忆·····	阮为瑜 (157)
一二一师的几位抗日英烈·····	黄复美 (159)

抗战中的一二一师和牟廷芳将军·····	安鑫 杨远发 (165)
抗日将领牟廷芳事略·····	张景芳 (168)
回忆抗日战争阵亡的霍世才团长·····	戴明元 (175)
三十四旅上海抗战的片断回忆 ·····	牟龙光 (179)
在新编八师参战的回忆·····	陈绍培 (183)
新编八师抗战亲历记·····	熊先煜 (188)
陆军补充师的成立和参加抗日经过·····	罗再启 (197)

※

※

黔军史略·····	陈弦秋 (205)
滇西之战的回忆·····	成刚遗稿 (220)
编 后·····	(224)

目 录

参加抗日战争的回顾·····	王伯勋遗稿 (3)
我所知道的贵州参加抗战各师概况·····	牟龙光 (9)

※

※

一〇二师抗日作战纪实·····	刘铁轮 (25)
我在一〇二师的片断回忆·····	刘正材 (51)
记武汉保卫战·····	万式炯 (57)
武汉会战中的陆军第一〇三师·····	王光炜 (69)
一〇三师在武汉外围抗战纪实·····	赵 旭 (77)
一〇三师在滇西攻击松山日寇的回忆·····	陈一匡 (89)
三〇九团夜袭松山三一二〇高地·····	滕兴成 (100)
何知重将军生平·····	何 麟 (103)
一四〇师参加晋南及台儿庄会战的回忆·····	李祖明 (110)
我在一四〇师参加抗日作战经过·····	戴泽堃 (120)
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回忆·····	牟龙光 (130)
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	许俊陶 (138)
毛定松师长抗日战争中二三事·····	程奎朗 (141)
一二一师抗战八年回忆片断·····	姜克定 (147)
参加一二一师抗战的回忆·····	武馨维 (155)
武汉会战田家镇战役的回忆·····	阮为瑜 (157)
一二一师的几位抗日英烈·····	黄复美 (159)

抗战中的一二一师和牟廷芳将军·····	安鑫 杨远发 (165)
抗日将领牟廷芳事略·····	张景芳 (168)
回忆抗日战争阵亡的霍世才团长·····	戴明元 (175)
三十四旅上海抗战的片断回忆·····	牟龙光 (179)
在新编八师参战的回忆·····	陈绍培 (183)
新编八师抗战亲历记·····	熊先煜 (188)
陆军补充师的成立和参加抗日经过·····	罗再启 (197)

※

※

黔军史略·····	陈弦秋 (205)
滇西之战的回忆·····	成刚遗稿 (220)
编 后·····	(224)

参加抗日战争的回顾

王伯勋遗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贵州保安第一、二团的基础上成立了预备第二师，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预二师师长是冯剑飞（贵州人，黄埔一期生），团长是王伯勋、刘鹤鸣和张学圣。

一九三七年初秋，预二师奉命由湘黔公路赶赴湖北咸宁装备部队。部队到达桃源附近的郑家驿时，蒋介石叫预二师团以上干部去见面。蒋问冯剑飞带预二师上前线作战信心如何？冯随口答道：“报告校长，是新编的队伍，把握性不大。”蒋介石大发雷霆说：“无把握你给我走开，让陈明仁来干。”第二天，冯剑飞果然走了，由陈明仁接替他任师长。陈泰运为此事很感不是滋味，认为是蒋介石有意贬低贵州军队。

预备第二师到达咸宁装备完善后，就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即开赴江西九江，参加“南浔会战”。我军参加此次抗日会战的有李延年、李仙洲、李揖唐、李汉魂和汤恩伯的部队。日军有几个师团，从陆上、水上、空中同时向我军发起攻击。我军与日军激战了十几昼夜。

我所在的预二师归李汉魂指挥，在九江沙河附近的十里铺混战中，我的坐骑在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下吓惊了，狂奔中将我迎空抛起摔入烂泥田中。后来马被炸死了，因水田烂泥

陷到了我的膝部，当时我的右手食指又正在患甲沟炎，我每挪动一步都十分困难。幸得我团第一连连长田仲模，发觉我与部队失掉联系，立即寻找，发现我陷进烂泥田后，赶紧设法将我拉上来，否则敌机再来扫射，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后来，预二师又转到庐山附近的陈洪山圈、鸦雀山和板桥一带，继续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日军的一个师团向我们进攻，激战了三天。因日军的装备较好，又有飞机配合作战，我军确实有些难于抵挡。

陈明仁得知蒋介石允许撤退的消息后，即令预二师各团迅速撤退。我立即向陈仁明建议说：“现在是白天，时间尚早，我军士兵都散在附近的柑桔林里，敌机经常在空中盘旋，一行动，就可能暴露目标。而且几个部队同时撤退，挤在一条路上，容易发生误会，目标也太大，不如待黄昏时再撤退，损失会少些。”陈明仁采纳了我的建议，果然伤亡极少。因此，陈对我的建议都很重视，遇事还主动征求我的意见，大家相处得极为融洽。

武汉保卫战前夕，何知重由一〇三师师长，升为八十六军军长。何绍周调任一〇三师师长，我调一〇三师任参谋长。我离开预二师时，陈明仁流露出难舍难分之情。他说：

“你应该是我师的‘参座’（即参谋长），怎么要调走呢？！”

武汉失守后，我们退到湖南，得知我长子王贵衡出生的消息甚感欣慰。这时我已三十八岁了，战争年代在军队服务，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儿子出世，就是后继有人，怎能不高兴呢？

我长子出世不久，碰上日机轰炸贵阳，我妻拖着幼儿弱女，难于跑警报，只好把家搬到距离贵阳市十多华里的布依族村寨（小珠显）居住。最初是住在农民的牛圈楼上，蚊子

多得使人难以入眠。后来才租到另一家厢房住。

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一〇三师奉命从抗日前线撤到四川，在川东的酉阳、秀山一带。一九四〇年，因战事暂时松弛，我请假返乡探望妻儿。眼见为躲避日机轰炸迁到农村的不仅有居民，而且有学校。贵阳市有名的志道小学迁到小河。在小河与我家居住的“小珠显”之间，有个地点叫少年坡，政府拨专款盖了大面积的简易住房，称为“疏散区”。但因生活极不方便，很少有人居住，许多房子都是空着的。一九四一年我妻生次子王辅衡时，因布依族风俗不准外人在自己的房屋里生孩子，我家暂时搬到“疏散区”居住，满月后，又再搬回村庄。

一九四一年以后，我决心投考陆军大学。何绍周劝我说：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何必去当老学生呢？秘书聂炳其插话说：参座的决心已下，就让他去考吧！我为什么要考陆大呢？因为在蒋军中，没有黄埔和陆大的牌子，到上校后，就难于再提升。同是师参谋长，对方是陆大生，自己是杂牌，就会被人冷落和排挤。

我考取陆大将官班后，同事、好友都向我祝贺。何绍周在请我吃饭时说：“总长（指何应钦）为你有这样的决心而高兴，他要我转赠一件呢子披风给你。”

一九四一年冬，我入陆大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了。蒋介石一清早就与何应钦到陆大对学生训话。集合时，有的人动作不够迅速，遭到蒋的训斥。他说：拖拖拉拉的作风怎能带好兵？日本偷袭珍珠港，已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今后，是联合国军作战，这种拖拉作风怎能胜任指挥官，岂不在盟军面前丢脸！

一九四三年，我在陆大毕业后，被任命为远征军第八军

八十二师师长。

第八军军长是何绍周，副军长李弥，参谋长是梁筱斋。第八军辖一〇三师、八十二师和荣誉第一师，师长分别由熊绶春、王伯勋、汪波担任。我所在的八十二师，副师长是王景渊。八十二师辖二四四、二四五和二四六团。团长由曾元三、刘体仁、喻杰担任。

赶赴云南就任八十二师师长之前，我先回贵阳看望妻儿，决定把他们从所住的“小珠显”接出来。在朋友的协助下，我在花溪石头村买了一座小平房。由于刚从陆大毕业，手边很不宽裕，将我妻的首饰全部抵数了。因当时纸币易贬值，卖主又要赶去昆明与夫团聚，乐于接受首饰抵款。她向我开玩笑说：看来算是你夫人的私房钱买的罗！正因为这房子有着我妻多年的积蓄，在解放后，虽然我在单位分有较宽的宿舍，她也不愿搬来居住。

迁居花溪后，我立即奔赴昆明。为了执行打通滇缅公路的战略，在云南怒江附近与日军作战数月。

一九四二年夏，日军经缅甸入侵我云南省，占领了滇西的龙陵、腾冲、松山地区。为了控制滇缅公路，截断盟国支援我国的国际交通要道，入侵滇西的日军，在松山滚龙坡一带修筑了极其坚固的工事，号称“松山防线”，由日军的精锐部队五十六旅团坚守。日军曾发狂言：“中国军队不死亡几十万人，休想攻下松山。”

面对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被日军控制的现实，蒋介石下令抽调几十个师，组成远征军，由陈诚、卫立煌先后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旨在打通滇缅公路，以便随时接运盟国支援的作战物资。

一九四四年夏季，为配合驻印度的盟军发起的缅北攻

势，我远征军各集团军与日军展开了鏖战。次年，进犯贵州的日军先头部队已达独山，这就助长了入侵滇西日军的嚣张气焰，他们扬言，将在昆明会师。

考虑到敌人的狂言有实现可能，蒋介石命令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部攻打日军坚守的松山阵地。因松山是龙陵到惠通桥的咽喉，东距惠通桥约二十公里，西到龙陵约四十公里，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坡陡路狭，易守难攻。日军利用险要的自然地形，在松山顶峰和滚龙坡一带修筑了隐蔽而又坚固的工事。

敌人就地取材，用直径二十至三十公分的大树两层作盖材，上面积土达一米以上，其坚固程度，不亚于混凝土结构。加上伪装巧妙，我军用飞机炸，重炮轰，都无济于事。

宋希濂部攻打了二十多天，伤亡惨重，未能攻下，蒋介石下令第八军接替宋部继续攻打。

第八军攻打了近一周，发现敌人阵地火力配备很强，确实难于硬击取胜。这时，反击滇西的我远征军主力部队，正与日本侵略军鏖战于腾冲、龙陵之间。松山没有攻下，必将影响滇、缅抗日总反攻。

眼见松山难于攻克，蒋介石急了，电令远征军长官卫立煌转告第八军，再限一周若攻不下松山，将第八军师长以上军官以贻误战机论罪，捆送重庆，交军事法庭按军法处理。

在此紧急时刻，何绍周立即召集副军长李弥，参谋长梁筱斋，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副师长王景渊开会，号召大家献计献策，想方设法攻下松山。这时，我想起在陆大学习时工兵教官讲过，有时飞机、大炮难于摧毁的工事，可充分发挥工兵的作用，采用爆破战术。于是我立即在会上提议：是否考虑采用“近迫”作业和“对壕作业”，装入大量炸药，

将敌军工事炸毁。

何绍周采纳了我的建议，会上即决定由八十二师副师长王景渊，指挥该师曾元三的二四四团和八军工兵营共同执行任务。

接受这一艰巨任务的官兵们不辞劳苦，在松山顶日军堡垒附近直下约三十公尺深处，掘成两条地道，构成两个炸药室，装进约七吨半黄色炸药（TNT）。起爆后，将整个松山顶都抬翻了。坚守松山的日军全部炸死。对滚龙坡碉堡内的顽敌，是采用当时美军提供的最新武器——火焰喷射器摧毁的。

至此，坚守松山防线的侵华日军五十六旅团共约三千多人，全部被歼灭。我们打扫战场时，仅在后面的掩蔽部内俘虏了二十多名军妓和二十多名勤杂人员。

当天晚上，我们收听到日本东京的广播：“松山防线‘玉碎’，五十六旅团全员战死……”重庆电台播送了总参谋长何应钦的讲话：“日军吹嘘的攻不破的松山防线，被我第八军摧毁了，日军五十六旅团全部被歼。从此，扫除了滇、缅国际交通线上的最大障碍……”

第八军在攻打松山的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了约两千人。荣誉师的荣三团副团长陈叔铭在进入敌人阵地时触地雷阵亡。

松山歼灭战，粉碎了日军会师昆明，长期控制滇缅公路的梦想，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一次值得记载的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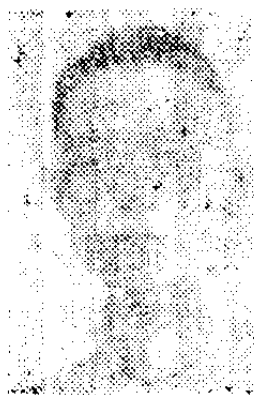
由于第八军在松山战役中立下了战功，该军副师长以下的干部都得到了报升。我记得的是：何绍周专任云南警备副总司令，二年后升总司令，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王伯勋升

（下转56页）

我所知道的贵州

参加抗战各师概况

牟龙光



(一) 八十五师

八十五师是黔军中组成最早的部队，也可说是黔军的正宗。原系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即王电轮）领导的第一团，后随形势发展扩编十个团，又随历次战争变迁改变为第一、第二两个团，以后发展为五个旅，但除第一团和第三团外，其余都是临时组成的，未能保存下来。这两个团，在护国护法运动中，在湖南、四川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历史过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王文华、袁祖铭、张亚伯、彭汉章、李燊、谢彬、刘德一都作过第一团团长或作过第三团团长。而且这些历史人物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两个团。这两个团，建军历史久，训练有素，平时和战时的纪律都要求得比较严格。

八十五师的前身，概括的说，是李燊的四十三军，其部队为三个师九个团，人数约两万人左右。参加北伐时，曾在湖北、湖南与湘军赵恒惕、叶开鑫、唐生智诸部作战数年，缴获部分装备，因而在国民党部队中兵员素质及武器较精良，是黔军中的硕果仅存者。但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三年间，李燊（四十三军）、周西成（二十五军）为争夺贵州政权，发生周李战争，贵州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人力、物

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二十五军，四十三军也两败俱伤。结果是周西成战死于黄果树以西的鸡扒坎高地，李燊失败后亡命香港，穷病交加死于九龙。

周西成死后，由其副军长毛光翔将部队收容起来组编成王家烈、犹国才、柏辉章、蒋丕绪、侯之担、车鸣翼等几个师，分辖了贵州东西南北各地区，成了统治这些地区的独立王国。

李燊死后，因其部队在与周部作战时，在黔东南时间较长，李燊率部奔赴云南后，不少官兵分扰黔东南思南、石阡、印江、江口、沿河、松桃、铜仁、玉屏各县。四十三军第一师副师长谢彬，在松桃之挹梅负伤后，去南京就医。原该师参谋长陈宏远（弦秋、贵州兴仁人，贵州讲武二期生、何应钦的学生）到南京去见何应钦，对何建议：“李燊的四十三军，在黔东南与周西成的二十五军战斗数年，现残余部队在贵州东部与湘西、川东交界处骚扰人民。请派李燊部第一师副师长谢彬与该师参谋长陈弦秋到黔东南将这些残部收容训练，为国家所用，免人民受苦。”何应钦将这个意见面呈蒋介石，得蒋批准，派谢彬任新编第十师师长，陈宏远为副师长，每月发给军费陆万元。谢、陈即到黔东南玉屏成立新十师，经半年收容训练，成立了三个旅六个团的部队，于一九三〇年秋开赴武汉。经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派人点练，共有官兵近万人。未几新编第十师奉命开赴鄂南通城、通山、崇阳等县参与国民党对工农红军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于一九三一年改为国民党的正规军八十五师，并得到薪饷、装备的补充。这就是八十五师的组成和发展。从此逐渐变为蒋介石系统的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

一九三四年，师长谢彬在鄂西作战阵亡，国民党中央军

事委员会派黄埔一期学生贵州人陈铁接任八十五师师长，陈宏远仍当副师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件后，八十五师调至第一战区参加抗战，曾参加过忻口战役、同蒲路、侯马战役，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基本力量，在河南临保、洛阳诸战役都立过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整军中，何应钦曾派原八十二师长王景渊接任八十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期间，八十五师随黄维的第一兵团在淮海战役中一道消亡。

（二）八十二师

八十二师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而复杂的。溯其本源，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属下的一个独立团。团长罗启疆是贵州松桃人，云南讲武堂十八期毕业。一九二五年，贵州袁祖铭集团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自发提出参加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讨伐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军阀。广东政府委袁祖铭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接着委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周西成为二十五军军长、李燊为四十三军军长。先由四川回贵州，再由贵州北路直入湖南西部及湖北宜昌、宜都，沿长江南北两岸讨伐吴佩孚所属反革命武装。罗启疆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回到贵州松桃县家乡，自发组织一个团，参加王天培的第十军，编为第十军独立团，并参加北伐的。在北伐的宜昌、安庆、临城、沙沟诸战役中，独立团都立了功，于一九二七年，在徐州被提升为十军三十师王天生的副师长，仍兼独立团团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受挫，被国民党中央免职东渡日本。在蒋未出国前，把徐州失败的责任推给十军军长王天培，王天培作了替罪羊，被枪毙于浙江杭州。当时王天培部大为恼怒，有些部队长率部逃跑，如周致